

海外文艺丛书之五

香港中国文化馆编印

拙拾晴兔

魏中天 著

晚晴拾拙

著者：魏中天

编辑者：香港中国文化馆

地址：香港九龙红磡荣光街28号五楼B座

电话：3——344616

出版兼发行者：新泉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41—47号联成大厦六楼601室

电话：5——228108

代售者：港、澳各大书局

定价：每册港币二十五元正

出版日期：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初版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魏中天先生著的《晚晴拾拙》读后有感
李宗英

文星邑士笔如椽，浴雪耕耘六十年，
浊世平生持节操，晚霞结彩耀南天。

因遭文劫历风霜，回忆往年实惨伤，
自古善人天不负，终教吐气得眉扬。

乡贤久仰识霜巅，文字交游喜有缘，
曾有提携香岛意，编书传世事难全！

魏中天先生是五华县横陂镇人，早在三十年代即从事新文学写作，在鲁迅先生主编的《语丝》周刊发表作品；三、四十年代即著有《污泥集》、《半年来》、《新疆风物记》、《留东鸿爪》（小说散文）、《盛世才如何统治新疆》、（专论）《论青年生活的态度》、（青年思想修养）等书出版（书目曾列入魏育怀主编的“五华县志”艺文志）。

他一向追求光明，参加进步组织，编辑过《文友》半月刊及共产党地下刊物《新华南》等。

因历史曲折、人世坎坷，他读过黄埔军校、先后参加过五华大革命农运和福建“闽变”倒蒋，读

过上海艺术大学、到过日本留学，当过大学教授、作家，以及两次参加中国共产党，但后来又脱党了。两次被国民党逮捕；且有二十年劳教场苦难经历。

他经受了漫长苦难日子之后，直到晚年才获得社会、历史的公正评价，现任广东省政协委员、省文史馆副馆长、香港中国文化馆馆长。他于1980年旅游美国，写了许多优美散文和怀旧回忆文章，记述了他的历史足印和真挚友情，反映了深刻的爱国情怀。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八十高龄之后，还精力旺盛，笔耕不辍。热心向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学者专家等人征集名人贤母事迹，主编出版《我的母亲》丛书，弘扬民族文化，深得海峡两岸的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读者的欢迎。

《晚晴拾拙》一书，是魏中天先生近年新作和旧篇选集，堪称他的代表作。这本书艺术形式多样，思想内容丰富，是非立判、爱憎分明，启人深思，感人至深。论理则逻辑缜密，丝丝入扣，令人信服；叙事写人，则深刻真实，栩栩如生；写景抒情则形神兼备，优美动人。阅读此书，除

了解历史风云、社会百态，认识先生追求光明，奋斗不息，身处逆境，泰然自若，坚持正道，风骨清燥之外，还可增进知识，克愚开智，提高觉悟，陶冶情操！他的文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老少咸宜，雅俗共赏。人云：读一本好书等于同高尚的人谈话，此书堪称！

广东省政协出版的《同舟共进》（1990年第6期）亦发表了洪鸿写的《晚晴拾拙读后》一文，对该书的历史内容和社会意义曾作了精辟的论述！

曾经人介绍，我认识魏中天先生之后，彼此结成了亲密的文友，我对于这位同乡学者长辈历经沧桑，不断进击，对文学事业，契而不舍的精神，深怀敬佩之情。与我又同是原五华县立第二中学的先后校友，他对母校的复办十分关心，从1990年起每年赞助一千元奖教奖学金，优惠士林，慷慨解囊，兴学育人，寄怀桑梓，值得学习！同时他把近年发表在各报刊文章，常常复印寄我阅读，受益良多。他主编的《我的母亲》和出版的《晚晴拾拙》等书，除赐寄我个人阅读之外，还交一部份给我分赠县内读书界，深为感激！他曾

有意邀我到香港中国文化馆协助编务，后因专职经费未着，兼职又因我无亲友在港，不能解决生活费用，惜未成行！后来他说，之后凡出版《我的母亲》丛书，着我发行。对此，我当乐以接受，並尽力而为之。愿先生健康长寿，对文化出版事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老树新花，香溢神州！

1990年9月于五华县文化局

八十感怀(代序)

——从青春到白头

我今年已八十岁，次子新泉、女儿穗文、穗华等来信说要替我“过生日”，大意是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年我已八十高龄，一个人能够活到八十岁，是不很容易的事，应该庆祝一下等语，我觉得儿女们的话，也有些道理，她们并寄了一些款给我应用，所以，我八十岁生日那天，就邀请了一些同事、朋友，在北园酒家吃便饭，以答谢朋友们多年来给我的许多支持和帮助！料想不到，郑群兄和陈景文兄当天却送了我一首诗，诗云：“熊熊烈火识真金，喜见坎坷路已平，即今春意无边日，碧水青山照晚晴”。在席间，郑部长并且将这首诗当众朗诵了一遍，引起了书法家秦琴生副馆长当场也为我题诗一首，诗云：“一堂寿者借桃觞，虔祝南山寿且康，如日高悬暄晚翠，更令文史灿光芒”！想不到过了几天，又在北京人民政协报上看见了梁兆斌兄为我八十岁生日，发表了一首诗，诗云：“少怀报国志，坎坷大半生，待人以肝胆，处事秉忠贞！文坛勤耕作，艺海苦攀登，晚年逢盛世，霞光照碧空。”这几位仁兄的诗对我来说，已是过奖，又是鼓励，我只有万分感谢和惭愧而已！我感到我是虚度了八十年岁月，对国家和社会，毫无半点成绩可言，我愧对父母，也愧对自己罢了！

回忆过去，这八十年漫长的岁月中，真是甜、酸、苦、辣的人生滋味，无不尽尝！也可以说，我的一生又是坎坷的一生，在

旧社会，我前后进过三次监狱，不知受尽多少辱骂、虐待、暗无天日的生活。万万想不到，在新社会又因为被错划为右派进农场改造了廿年，试想想，人的一生有多少个20年哟！这20年漫长的岁月中，都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度过的！旧社会说我是“左倾分子”，新社会又划我为“右派”，一个说我“左”，一个又说我“右”，唉！我究竟怎样才正确呢？一想到这些，满眶热泪就禁不住涌了出来！同时，在旧社会坐牢，那时年青，没有家庭负累，我是坚决的反对当时统治者的，所以，他们捉我去坐牢，那是并不奇怪的！可是，在新社会，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没有反对党和政府，为什么又捉我去坐牢呢？思想上怎样也想不通！日日夜夜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我感到受了冤屈！感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冤也无处可诉！这种受冤枉的痛苦比旧社会那种受压迫的痛苦更加深刻万分！

我在三水农场进行改造的时候，每当绝望来临的时候，就常常想到自己的“家”，家中有老伴伍莲顺，女儿穗文、穗华等人，她们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柱！我自己编了一首小歌，每当痛苦得无可奈何的时候，就低声地哼着这首小歌，来安慰自己，来麻醉自己！……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我就在香港工作，1948年以后，鑑贤常来香港，我知道他负有任务，我也常常掩护他，我与他和曾天节兄等人，也密谋过如何起义的事。这个时候，我在香港街上又遇见过谭天度老，我和他于1939——1941年在韶关时，共同编辑过“新华南”半月刊，他比较了解我，所以，广州解放后，谭老曾三次写信给我，邀我回来参加工作，后来我终于回来了。但想不到现在又“犯了罪”在农场劳改，所以在农场

时，常常听见一些不负责任的人的讥笑声：“许多人都从广州逃到香港去，你却从香港跑回广州劳改，活该！活该！”我听了这些话，内心真不知是如何滋味！

在农场改造时，我藏有一幅儿女们的小照片，每看一次就流一次眼泪，后来被泪水淋湿褪了色模糊看不清了，在绝望中，我照样常常拿在手中来看去看，感到他们永远在我身边，永远没有离开我！我在农场时，曾经死去二次，但又被救活，我体重原是一百五十多斤，后来只剩下八十二斤，人瘦得皮包骨，我新泉儿来农场探望我，当面遇见我都认不出是我！相反的，我有时又用阿 Q 精神来鼓励自己，我认为我就是个“不倒翁”，任你怎样打，怎样踢，怎样推，怎样侮辱，怎样虐待，而我自己永远站着，永远没有倒下去，你又怎样奈我何？我这种阿 Q 精神，今天想来仍觉得受益不浅！这种阿 Q 精神使我坚持了廿年没有倒下去！这也应该感谢鲁迅先生，他塑造了阿 Q 这个形象，给后世的人常常运用它。

1980 年组织上批准我到美国探亲，在美国的两个女儿总以为她们的爸爸在农场劳改了廿年，一定是变成一个驼背跛脚的老头，出她们意料之外，在飞机场，出现在她们面前的却是一位腰背毕直、满面红光的长者，她们一声“爸爸”拥过来在我面前欢呼大笑！引起机场群众都睁大了眼睛望着我们。我在美国愉快地住了八个月，当我要回国的时候，她们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她们说：“爸爸，你不怕再到农场去劳改吗？”我说：“不怕，目前形势大好，你们大可放心！”终于，她们让我回到祖国来了！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位贤内助——老伴伍莲顺。我

们结婚已五十年，俗称叫“金婚”。我在外面受种种挫折，在农场 20 年无法顾家的时候，她却把家庭安排得妥妥当当，使我没有后顾之忧，这使我感到自慰！

话得说回来，真是感到光阴似箭，由青年到中年，由中年到老年，从青春到白头觉得好像一瞬间似的就过了八十年。如今老了，回首以往，差不多大半生都在失去自由的监狱中过活，是不是“命运”在早已安排？最近我接了旅美的一位学者缪培基先生的来信，他说他以前是信科学的，但现在老了，从这几年来一些事件的体验，无形中是有命运在安排好的，有些亲身经历的事情，非科学能够解释的，所以，他最后很感叹地说：“人生若梦，世事如浮云，许多事情命运似早已安排好”云云！

世间是否有命运这个东西，至今我还是半信半疑，但善恶报应，我认为有的，一个多做善事的人，虽目前处境不好，到头来还是会好的，但是一个多做恶事的人，到头来总是有恶报的！所以，这十几年来自己在能力范围内，总想多做些善事，也劝别人多做善事，希望有善报。

今年春节，我和李副馆长，邓副馆长，陈主任等向萧部长拜年，一进门，看见他客厅里正面挂了“吃亏是福”四个大字，字是郑板桥写的，这吃亏是福四个字，六十年前我年青的时候就已看过，我当时认为吃亏那能说是“福”呢？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可是，当经过了六十年人生漫长的道路受过各种挫折和人与人之间许多复杂的交往后，想法和以前就不一样了，对吃亏是福这种论点就感到有些认同，你说怪不怪呢？这里面有很多哲理，非三言二语能够说得清楚的，我觉得郑板桥这个论点和我那“论马马虎虎的态度”的论点，在某种

意义上是异途同归的！

我从年青时候起，就爱好文艺，就开始学习写些东西，只是一日打鱼，三日晒网，写得不多，这本集里的文章，都是我过去发表过的东西，第一部分“论生活的态度”是在1943年左右写成的，第二部分“回顾集”是在1937年左右写的，第三部分“新疆之旅”是在1943——1945年左右写成的。第四部分“留东鸿爪”是在1934——1938年左右写的。第五部分“怀旧及其他”是在1983——1986年前后写的。这些东西是纪录自己这六十年来一些活动和走过的足迹而已。都是明日黄花。还有二篇，一篇是1933年我在上海创办了一个“文友”半月刊，因刊登了江西苏维埃政府的通讯和苏维埃的钞票样板，被反动当局认为有“赤化嫌疑”，下令停刊，并逮捕我入狱，现在抚顺市的老红军刘流兄是很清楚知道这些经过情况的，他是文友社成员之一，他说他那时才十七岁，当他知道我被捕以后，他经常在我住处的窗口下面徘徊、哭泣！后经严谔声先生多方设法营救，才平安出狱。出狱后我将在狱中黑暗的情况揭发出来，写了“狱中生活琐记”约三万多字，在上海新闻报副刊“茶话”上连载了一个多月，虽被检查人员开了很多“天窗”，但仍然可以看出狱中的非人生活的概况。现在很难找到此稿，无法刊在这里。另外还有1958年我被划为右派，被送往三水农场改造，在农场我含着眼泪写成了三十多篇散文，约六、七万字，定名为“浮生杂记”，这些文稿同组的难友刘国汉兄当时都曾看过，他看后对我说，他在很多地方，也流着同情的眼泪看完了它。在文革中，当时邻居有人想借此文稿陷害我，半夜三更把它偷了去，我怕因此文稿招惹是非，罪加一等，所以忍痛

把它烧了，也无法刊在这里，觉得十分可惜！

我虽然年已八十，但修养功夫还是很不够的，有时受了一点刺激，就沉不住气，就很激动，做不到“退一步想，海阔天空”的境地，今后还要在“忍”字上下功夫，好好向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学习！

有一位永远令我感激，令我不能忘怀的前辈，我生活困难时他帮助我，我入狱时他营救我，我参加“闽变”反蒋失败后逃亡日本时他资助我，他就是上海新闻报主笔严谔声先生，他是民建中央委员，解放后任上海市文史馆副馆长，他于1978年去世，祝愿他在天之灵安息！另外我岳母刘好，也是我的大恩人，我在农场多年，我家的经济，大部分是她负责的，我的儿女她视为己出，关怀备至，也令我永生难忘！

· 我一生最大的不幸和最痛心的事就是我的渝儿、广儿，受了家庭成份的影响，我在农场改造时，在“四人帮”造成恶劣的环境下，很年青时就不幸离开了这个世界，广儿因非法探亲，中途失踪，我老伴遭此惨事，足足悲痛了五、六年，真是日日以泪洗面，夸大地说，这几年来她所流下的眼泪可以浮载起一艘木船哟！至今将近二十年了，一想到他们的不幸，心就痛着！我常常一个人站在他们的墓前默哀、忏悔、祈祷！渝儿哟！广儿哟！爸妈及弟妹们，常常在怀念着你们哟，你们知道不知道？祝愿你们在天之灵好好安息吧！

1929年和1939年我前后二次入党，但后来我又脱离了，这事，因时间隔得太长太久，兼之经过情况又很复杂，所以至今未得到结论。使我多年来不能直接受到党的教育，迷失了方向，以至后来无所作为，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损失！值得宽慰的

是我今年已八十高龄，党和政府还对我这样关怀，不视我为腐朽，委任我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和省政协委员，我感到无限荣幸！只恐我能力薄弱，无法完成这个任务！我对党和政府以及有关领导表示衷心的敬意和感谢！

我感到我生平做过许多错事，有的是无意有的是无知所造成的！我盼望由于我的错误行动而受到不利的人原谅我和宽恕我！青年时有位写给我“欲从梦里诉相思，偏为相思入梦迟”美丽诗句的小姐，后来大家不欢而散！她很年青时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因此常常感到内疚！

世间有些事情真是无法解释，我在新疆时被新疆督办盛世才逮捕入狱，在狱中我看了一本旧小说，书名已忘记，只记得书末用一首诗作为结束，诗云：云开日出见青天，夫妻万里共婵娟，（第三第四句已忘记）寻常巷觅陈罗绮，处处楼台奏管弦，天下太平无事日，烟花遍地日高眠”！我快要出狱的时候，我的老伴从万里迢迢的台山乡下来到塞外新疆探望我，我觉得此诗正是为自己写照！至今几十年了，我还常常背诵这首诗，并永记不忘！

文革时，有许多农场的“劳改犯”都遣送回原籍农村接受“群众专政”，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回到家里，大家和我“划清界线”，亲人不认我为亲人，我过去对他们的恩爱全都变成一堆粪土！他们把我当作麻疯病人看待，我睡在一间以前狗睡过，放灰、放柴草地方。惟独我母亲仍把我当亲骨肉看待。年青时我离开黄埔军校后参加古大存领导的农民革命，反动派把我父母的房屋家产全部烧光了，母亲不怪怨我；后来我写文章骂同村的土豪劣绅，在“语丝”周刊上发表“童年生活断片回忆”，

指名道姓骂他们，土劣们又抄了我的家，把剩下的一条小黄牛都卖了，母亲也不怪怨我；我以“五类分子”身份回到家乡，有人唆使她不要和我同伙同食，母亲也不为别人的迫逼所吓倒，仍和我同伙共食，所以，我总觉得世间只有母爱最伟大！最纯洁！愿天下千千万万伟大的母亲，都能得到快乐，都能得到幸福！多年来我热心向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学者专家等人征集各人的贤母事迹，主编出版“我的母亲”丛书，就是这个动机所促成的！“我的母亲”新一辑出版后，海峡两岸都反应良好，现在新二辑又已付印，台湾陈立夫先生为新二辑题了“慈萱懿范，梓舍名扬，孟机欧获，民族之光。”由此可见，海峡两岸对中国文化、对母爱母教的伟大和重要，是同样地重视的！

真是“患难见真情”，当我落难抬不起头来的时候，有些亲友偷偷地伸手支援我，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但相反的，有的人则是落井下石的，这我也不怪他们，那是他们自己的品德问题罢了！

如今我老了，但我还不认老，也十分欣赏“老夫喜作黄昏颂”叶帅这句诗，我还有许多祈望，我晚年的理想有下面几点：第一，希望海峡两岸，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也希望自己多活几年，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第二，希望不要老是强调自己的优越性，对外国的东西应该重新加以认识和研究，吸取别人的长处，加以利用，才不会长期处于贫穷和落后的状态；第三，希望社会上大家不要向“钱”看，要向前看，社会上许多罪恶的产生，各种弊端的出现，很多都与向“钱”看分不开的！第四，希望人与人之间，要宽容对待，多看别人的优点，多向别人学习，拿别人的优点补自己的缺点；与人相处，不要只顾到自己的利

益,也要顾到别人的利益,才能和平相处。以上四个希望,有大有小,盼望都能变成现实,但愿中国明天的一切都比今天更美好,更完满,以愿足矣!

以上拉杂地说了许多,这是我一生从青春到白头的坎坷生活的缩影,就算作我的八十感怀吧!

目 录

八十感怀(代序)

——从青春到白头

第一部分 论生活的态度

- | | |
|----------------------|----|
| 1. 自序····· | 1 |
| 2. 论君子与小人····· | 4 |
| 3. 论用人之道····· | 9 |
| 4. 论夫妇之道····· | 14 |
| 5. 论做人、交朋友及其他····· | 20 |
| 6. 论生活习惯与嗜好····· | 27 |
| 7. 论朋友之道····· | 32 |
| 8. 论仁智之见····· | 39 |
| 9. 论因时、地、人、事而制宜····· | 43 |
| 10. 论不满现状····· | 47 |
| 11. 论大惊小怪····· | 50 |
| 12. 论葡萄是否酸的····· | 53 |
| 13. 论永恒的毅力····· | 58 |

14. 论如何处逆境·····	63
15. 论恋爱与结婚·····	66
16. 论夫妇相轻的原因·····	71
17. 论幸福家庭之基础·····	76
18. 论马马虎虎的态度·····	81
19. 随感录·····	86

第二部分 回顾集

1. 自序·····	94
2. 公共厨房·····	96
3. 一群败类·····	116
4. 急流·····	140
5. 旧友·····	153
6. 浮沉·····	165
7. 皇亲国戚·····	195
8. 牛马夫妻·····	214